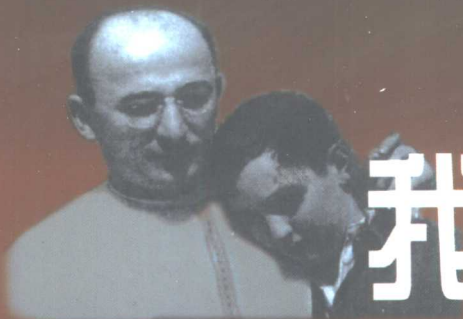


回顾与反思
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我的父亲 贝利亚

[乌克兰] 谢尔戈·贝利亚 著

МОЙ ОТЕЦ-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Серго БЕРИЯ

新华出版社

我的父亲 贝利亚

〔乌克兰〕谢尔戈·贝利亚 著
王志华 徐延庆 刘玉萍 译
徐葵 校

МОЙ ОТЕЦ -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Серго БЕРИЯ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父亲贝利亚/(乌克兰)谢尔戈·贝利亚著;王志华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 3

(回顾与反思·苏联东欧问题译丛)

书名原文:МОЙ ОТЕЦ -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ISBN 7-5011-5122-9

I. 我… II. ①谢…②王… III. 传记文学—俄罗斯—现代
IV. 15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709 号

京权图字:01-2000-4165 号

МОЙ ОТЕЦ -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СЕРГО БЕРИЯ

本书中文版专有权由作者授予新华出版社

我的父亲贝利亚

(乌克兰)谢尔戈·贝利亚 著

王志华 徐延庆 刘玉萍 译

徐 葵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25 印张 插页 10 张 37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一版 2001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122-9/D·811 定价:28.00 元

让历史和时间来裁决

徐 葵

谢尔戈·贝利亚写的《我的父亲贝利亚》这本书是关于他的父亲贝利亚、他自己和他经历的苏联那个时代的一部回忆录，它把我们带回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初斯大林逝世前后苏联那段复杂、曲折、矛盾重重而尖锐的历史中去。

拉夫连季·贝利亚从 3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在苏联是斯大林周围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曾经是苏共中央政治局（苏共 19 大后曾改为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和苏联元帅。可是 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 4 个月，在贝利亚本人还只有 54 岁的时候，他突然遭到逮捕，并以叛国罪、为外国资本的利益进行的反国家罪被执行极刑——处决。直到 90 年代初的近 40 年来在苏联老百姓中贝利亚这个人或者早就已被淡忘了（特别在年轻人中），或者只留下了是个叛徒和恶棍的形象。在我国，赫鲁晓夫的名字因为有过赫鲁晓夫时期中苏两党的大论战和在“文革”中抓过“中国的赫鲁

F08P / 16 03

晓夫”，倒是家喻户晓的，而贝利亚这个人则已像消散的历史烟云一样早已没有人再去注意了。

今年初我曾请来了一位对国际问题包括俄罗斯问题颇感兴趣的大学生帮助我修理计算机，我指着正在校对的这本书问他知不知道贝利亚这个人，他说这是第一次听到，过去从未听说过。对我国青年人来说，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终究苏共领导集团内部当年发生的那场来得十分突然的激烈斗争离开我们已经十分遥远了。

不过对年愈七旬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贝利亚事件还是在脑子里刻下了难以遗忘的痕迹的。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自己1953年得知这个事件时的状况。那时我的思想中还是真心实意地把苏联看作是我们的伟大榜样，自觉自愿地崇拜着全世界人民的英明伟大领袖斯大林，用今天的话说还是心甘情愿地当着个人迷信的“奴隶”。我为1953年3月5日伟大领袖斯大林的逝世而沉痛悲伤之余才4个月，突然从报上看到苏联共产党中央挖出了一个在斯大林身边埋藏了如此深的大叛徒，这不能不使我感到莫大的震惊。自叹自己阶级斗争的灵感太差，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精髓还非常遥远，这就是我当时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

为了帮助自己的回忆，我特意从图书室借来了1953年7月和12月的《人民日报》合订本来重温一下这段经历。打开7月11日《人民日报》一看，赫赫在目的果然是以《苏联共产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决定开除叛徒贝利亚出党》的大字为标题的头版头条新闻，第二条新闻就是苏

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撤销贝利亚的职务和将他的罪行案件提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的决议。第三条是关于苏共莫斯科州和市委委员会和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热烈拥护苏共中央决定的报道。左边上下通栏(当时报纸还是直排的)则是苏联《真理报》7月10日社论“党、政府、苏联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团结”。次日,7月12日,左边上下通栏发表了表明我们党对此事的态度的《人民日报》社论:“苏联共产党的统一和巩固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社论中指出叛徒贝利亚利用了斯大林逝世后帝国主义反苏活动猖狂的条件,暴露了野心家面目,企图进行夺取权力的冒险活动。社论号召我们要从苏联共产党对叛徒贝利亚的揭露和制裁中吸取重大的政治教训。到那年年底,《人民日报》于1953年12月18日也是在头版发表了“关于贝利亚叛国案件苏联最高检察署侦讯完毕苏联最高法院组织特别法庭审理这个案件”的长篇报道。大家当时知道贝利亚已被处决。此案既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全会的同声声讨和一致决定,又有苏联最高检察署的侦讯和最高法院的法律判决,还有全苏党的积极分子和广大群众的热忱拥护,贝利亚的叛徒、恶棍的罪名不是已经盖棺定论,哪还会有错?总之,我当时确实就是这样想的。

之后近40年中,由于经历了中苏的大论战和分裂,我虽然也知道了苏联出版的党史上有不少不真实的东西,但始终还没有触动过贝利亚案件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只是在90年代上半期看到过俄罗斯报纸上一篇文章说过贝利亚在苏联研制核武器方面的贡献,我心中闪过一

个问号：为国家作出了如此重大贡献的人会是叛徒吗？后来看了我国的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也曾联想到贝利亚的外国间谍罪名是否也有可能是当时党的组织派他打进敌人阵营而后有关证人又不予承认呢？不过这些问题也只是闪了一下而已，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机会把贝利亚其人其事作为苏联的一个历史问题来研究一下。

这次为了校对这本书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我在阅读和校对过程中可以说深深地被谢尔戈·贝利亚在书中提供的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和内容所吸引，这本书好像给我展现了我40年前由于当时的各种原因而看不到和看不清的一幅令人震撼和悲叹的、也颇为发人思考的历史画卷。这本书的原著是在1994年出版的，算起来正是作者70岁那一年。看来这是他在接近古稀之年经过痛苦的深思，回顾他父母亲和他自己的一生，以及他所经历的苏联的历史变迁，倾注了全部心血而写出来的，想把他知道的一切都摆在读者面前，希望读者能看到历史的复杂的实际情况。

但是我在校对过程中也曾有过一点疑虑：作者一生在科技领域工作，就他当时的处境而言，是否有可能接触到有关的许多政治文件；他在家庭中同他父亲虽有很多接触，但除了在家中所谈之外是否有可能了解他父亲更多的情况；父子之情是否容易使他看到他父亲的正面多，而看到他的负面少。正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俄）津科维奇著的《元帅和总书记》一书，其中第三部写的就是《贝利亚的一百天和整个一生》，还得到了

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俄)姆列钦著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其中有两章写的也是贝利亚,即第五章《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和第九章《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第二次降世》。这两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想这两位作者与贝利亚一家既不沾亲又不沾故,他们的叙述和评论应是比较客观的。于是我仔细把这两本书中的叙述和分析同谢尔戈的书作了对照,结果发现这三本书对贝利亚的看法在基本点上几乎都是一致的。这样我心中的疑云也就消散了。

谢尔戈的书与其他两本书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观点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

第一,三本书总的都对贝利亚作了比较高的肯定评价。谢尔戈写道:“我敢预言:……他(贝利亚)终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作为一个为自己多民族的国家 and 人民谋福利、为使自己的国家脱离极权主义轨道而奋斗终身的苏维埃时代思维健全的政治家而载入史册。”津科维奇写道:“假如历史地、确切地说,贝利亚……是在某些方面具有先见之明的人。”姆列钦写道:在克格勃的所有领导人中,“只有贝利亚和安德罗波夫直到今天仍然令人真的感兴趣,使人进行争论,让人觉得他们是丰富多采的人物。虽然不如安德罗波夫,但是贝利亚在最近几年里也有了一批真心的崇拜者。或者说,出现在今天人们面前的是一位遭到诽谤和被不公正地描绘成血腥恶魔的重要政治家。”

第二,三本书都认为给贝利亚定的罪名都是缺乏根

据和不能成立的。例如：

1、说贝利亚早年在阿塞拜疆投靠过英国帝国主义支持的木沙瓦特间谍组织，没有证据。相反，有材料证明是党组织派他进去的。

2、说贝利亚是凶神恶煞的刽子手，是大规模清洗和镇压的罪魁祸首，这与事实不符。贝利亚到莫斯科出任内务人民委员是在1938年8、9月间，那时斯大林搞的大规模镇压高潮已经过去。不能把前面的帐都算到贝利亚头上。他在任时镇压机器虽仍在转动，但他确实也纠正了克格勃机关的一些违法行为，他上任后被捕和被镇压的人有很大减少。

3、说贝利亚企图投靠帝国主义叛国，没有事实证据。三位作者都用事实说明了贝利亚对苏联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作出的巨大贡献，都认为很难想象一个想投靠帝国主义和叛国的人会为增加苏联的国防力量而作出如此巨大的努力。

4、说贝利亚是个没有文化的粗鲁人，也不符合事实。贝利亚爱好音乐，喜欢绘画，兴趣广泛。莫斯科加加林广场大街两边的两栋在建筑设计上至今备受称赞的大楼当年是按贝利亚提出的设计方案设计的。

第三，三位作者都认为贝利亚曾提出过很多改革思想，尤其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他们的立论根据就是现在俄罗斯已经解密公开的苏共中央的许多文件，包括1953年苏共中央专门为批判贝利亚而举行的7月全会的全部速记记录以及贝利亚档案中他早年自己写的履历材

料等。特别是津科维奇的那篇文章实际上就是对那次中央全会上米高扬、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和其他许多中央委员对贝利亚的声讨发言的剖析、整理和综合。谢尔戈和姆列钦的书也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引用了这些文件材料。他们据此提出了一系列事实说明，贝利亚在苏联历史上应该有权利被称为“改革的先驱者”，他提出的改革思想比80年代中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思想早了30年。三位作者列举的贝利亚的改革思想有以下一些：

1、是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后第一个提出要反对个人迷信。米高扬在全会上批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的最初日子里就主张要反对个人迷信”，就是这一点的有力证明。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后即提议不要在群众节日游行时举政治局领导人的像，政治局接受了他的意见，所以1953年五一节莫斯科群众游行时就没有举领导人像，贝利亚被捕后苏联又恢复在游行时举领导人像。

2、贝利亚主张实行党政分开，工业农业等经济问题要让政府去管，党不要多插手。他在斯大林生前就有这个主张，斯大林去世后更强调这一点。为此他在全会上被批判为不要党的领导。

3、贝利亚在斯大林去世后就着手平反冤假错案，是他终止了所谓的“反革命医生案”，并发起组织了苏联1953年的大赦，从集中营和流放地释放了大批被判刑的轻微罪犯、儿童和妇女。为此他在全会上被批判为乱放刑事犯，有意识地破坏国家政局稳定。

4、贝利亚认为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

斯有自己的农业传统和特点，不能搞集体农庄。为此被批判为阴谋破坏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

5、贝利亚主张在苏联的民族关系上要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多用地方民族干部，不要到处派俄罗斯族干部当第一把手。为此他被批判为破坏苏联民族政策。

6、贝利亚第一个提出苏联防御性炸弹已够多了，主张战后要缩减军费，多发展经济。

7、贝利亚主张修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贝利亚战时在铁托的营地受德军围剿时曾派飞机救过铁托，与兰科维奇也有过交往。他在全会上因主张与南斯拉夫修好关系而被批判为同铁托早有勾结。

8、贝利亚在德国问题上认为两个德国的统一不可避免，对苏联最有利的做法是争取使德国成为一个中立的、对苏友好的统一国家，还认为在东德缺乏搞社会主义的条件，把东德与西德长期分裂对苏不利，苏联长期在那里驻军花费太大，苏联不宜背上这个包袱。

根据这三位作者的上述分析和论证，可以得出结论：赫鲁晓夫等人加给贝利亚的叛国罪是莫须有的，但贝利亚与他们之间在政策与政见上的分歧则是分明存在的。

这三本书的作者只在对贝利亚的错误的的评价上有所不同。谢尔戈在他的书中承认他父亲也是有错误的，但在谈到强迫民族迁移、在卡廷杀害波兰军官的悲剧和1939到1941年那几年苏联国内镇压行动等问题时，谢尔戈认为更多的责任是在党的上层，内务人民委员部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而津科维奇等则认为贝利亚也有较大

的责任,他还引用了贝利亚在强迫民族迁移上写给斯大林的几份电报。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有这类评价上的不同,我想这也是很自然的。

看了这本书,我想在回顾苏联的这段历史时,我们头脑中很自然地会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苏共领导集团当时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手段来解决内部政见分歧?谢尔戈对苏联官方报道的贝利亚的被捕、受审和处决的情况是否真实,是存有疑问的。这些我们且不去管它。就按津科维奇根据当时《消息报》的报道作的分析,当时对贝利亚的审判和处决也是采用了苏联历史上最严厉的程序。这个程序是1934年12月1日为判处刺杀基洛夫的恐怖分子凶手而颁布的,规定审判可没有旁听,宣判后不得上诉,并立即执行。1934年12月对刺杀基洛夫案的凶手尼古拉耶夫等是按此程序处决的第一批人。55年之后,此案当时被枪决的14人中,除杀害基洛夫的凶手一人外,其他13人都平了反。贝利亚则是苏联历史上按此程序处决的仅有的第二个人。时隔近20年,对一名昨日共事的同志和虽有错误但也有很大功绩的国家领导人,为何要如此残忍、凶狠?

谢尔戈在他的书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他的回答。他认为这是因为贝利亚看到斯大林留下的许多问题,建议召开一次苏共非常代表大会来讨论形势,总结经验和谈谈苏共中央主席团领导人大家的责任,用我们中国人的通俗语言来表述,贝利亚当时似乎有点“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的想法。可谢尔戈认为,正是这一点触动了苏

共党的上层权势集团的利益，所以他们对贝利亚必欲除之而后快。谢尔戈还提出了民族因素的作用，他觉得赫鲁晓夫等人在斯大林之后再也不能让第二个格鲁吉亚人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这个观点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个很新鲜的观点，可为我们研究苏联的民族关系打开一些思路。

谢尔戈和其他两位作者对问题的回答没有到此为止。他们还联系到了后来苏联发生的党内斗争。事实上从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领导集团内部权力斗争发展的历史来看，贝利亚案件只是一个开端。1953年同赫鲁晓夫团结一致站在一起整倒了贝利亚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到1957年不是也站到了“反党集团”的被告席上吗？而10年之后，到1964年10月，叱咤风云的赫鲁晓夫不是也被迫因“健康原因”而辞职下野了吗？所不同的是贝利亚掉了脑袋，而赫鲁晓夫还被允许去过他的孤独的领养老金生活。他们还把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的被处理过程作了一些有趣的对比。1953年6月因东德出事贝利亚被派去处理此事，这正是赫鲁晓夫等在莫斯科“策划于密室”之时。等到贝利亚回莫斯科是米高扬到机场迎接，通知他第二天到克林姆林宫开会，结果在会上即遭逮捕。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在黑海边休假，这也正是苏斯洛夫、谢列平等在莫斯科“策划于密室”之时，他们让同一个米高扬打电话通知赫鲁晓夫回莫斯科开政治局会议，结果赫鲁晓夫就在会上丢了乌纱帽。

我们循着这条线索再往下看还可发现，贝利亚和赫

鲁晓夫下场的阴影在苏联领导集团内部并未到赫鲁晓夫的下台就消失。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写的勃列日涅夫传中说勃上台初期经常担心自己是否会遭遇赫鲁晓夫同样的命运,后来在他拿掉了谢列平和波德戈尔内等人,并营造了他的第聂伯罗彼德罗夫斯克和摩尔达维亚帮后才稳坐了18年,但却使国家付出了陷入停滞的沉重代价。直到苏共的末代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赫鲁晓夫下台的阴影仍然跟随着他,俄罗斯有不少回忆文章描绘了戈尔巴乔夫也时常担心着自己权力的宝座塌陷的心情。这里人们恐怕不禁要问,为什么苏共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党在列宁之后的几十年中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正常地、文明地解决党内不同政见的民主与法治的体制与程序,总是靠少数几个人“策划于密室”的“宫廷政变”式的方式来处理权力交接问题,这种体制或制度符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吗,这里是不是也潜伏着导致苏共和苏联后来发生剧变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呢?总之,我觉得谢尔戈的《我的父亲贝利亚》这本书以其丰富的内容和材料,确实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研究苏联这段历史并引发我们思考许多问题。

但在阅读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对作者的思想有一点是需要明确的。那就是他写这本书是从他亲自生活在其中的苏联的历史现实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从他的一生看,他无疑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他热爱人民,热爱苏联,虽处逆境,仍为苏联的国防事业和科学事业贡献了一生。他说赫鲁晓夫的儿子移居去了美国,国外有不

少科研机构多次邀请他出国，但他仍认为自己应留在国内。他的这种态度曾受到安德罗波夫的赞许。从他的一生来看，他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看到他在书中对“社会主义”和“制度”的控诉时，应该把它解读为他指的是他所体验的苏联那种具体的，或者用我们的话说是那种被扭曲了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

还须指出的是，今天在俄罗斯学术界和一般群众中对贝利亚还是存在着不同看法的。如何看待这一点，我觉得本书俄文版出版说明中最后一段话说得很好。它说，“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同等意义上接受谢尔戈的评价和结论。但是读者应当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用自己的方式来认识时代和各种事件。《我的父亲贝利亚》这本书的作者正是使用了这种权利来谈论自己的父亲、自己和过去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这本书是否人人看了都觉得真实，就让时间来裁决！”我很赞成这个看法，因此，书中谈及的贝利亚的功与过、是与非当如何论定，也正如许多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一样最终恐怕只能让历史和时间来裁决。

本书作者致中国读者的话，虽只有短短几句，但情真意切，他表达了对中国的巨大热情和寄托的深厚希望。遗憾的是他已于去年10月去世，没能在生前看到他这本书的中文版的出版。他如地下有灵知道本书中文版的面世，知道他父亲的真实历史面貌将被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所了解的话，我想他是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最后我还要向读者说明两点。第一、谢尔戈的原著不论在目录和各章中都只有各章的大标题,而无二级小标题。为了使读者对各章内容一看就有个概貌,同时在查找时容易翻到要找的地方,在出版社编辑同志的支持下,我为各章加了小标题。很可能有的标题标得不妥或有的分节分得不当,这些都由我负责。

第二、书中的译注也都是我加的。作为全书的校对者和定稿人,全书译文包括译注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也应由我负责。本来如果有更充裕一点的时间的话,对全书译文还可看得更仔细些,有些地方还可多作一些推敲,但我还有别的事要做,也想把这本书早些脱手交卷。不妥和错误之处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2001年3月12日

徐葵是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前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

致中国读者

我对新华出版社能出版《我的父亲贝利亚》一书深表谢意。我父亲于1953年在苏联所希望实行的许多东西，在明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均已顺利实现。

我希望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能客观地看待书中所描写的事件，并从原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所持的观点中得出更科学的结论。

谢尔戈·贝利亚

2000年6月12日于基辅